

# 贵族之家

*Home of the Gentry*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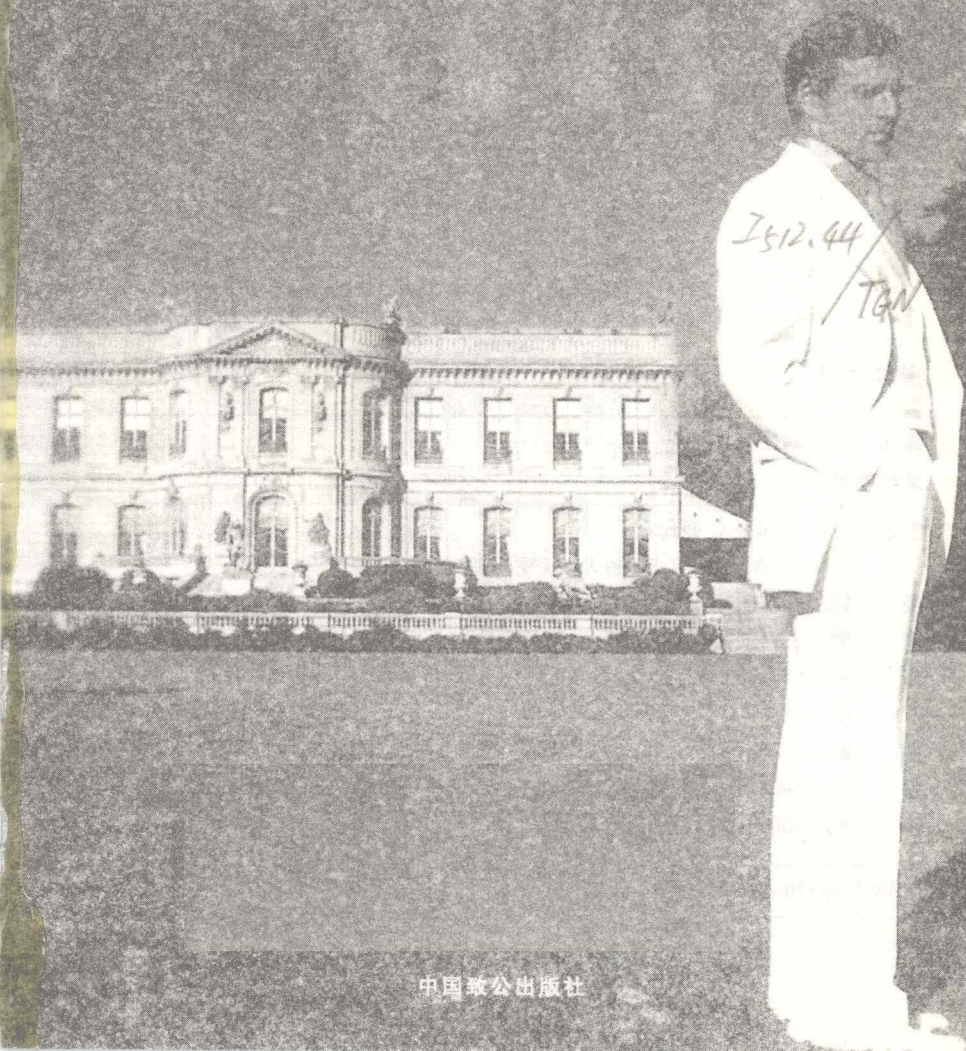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 贵族之家

Home of the Gentry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贵族之家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; 刘伦振译. —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1辑)

ISBN 7-80179-459-1

I. 贵... II. ①屠... 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799 号

## 贵族之家

---

译者: 刘伦振

责任编辑: 子 龙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88

字 数: 727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---

ISBN 7-80179-459-1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导 读

伊凡·谢尔盖耶维奇·屠格涅夫(1818~1883)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,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,早年丧父。1833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,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,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生攻读哲学、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。1843年春,屠格涅夫发表叙事长诗《巴拉莎》受到别林斯基好评,两人建立深厚友谊。1847至1851年间,他在进步刊物《现代人》上发表其成名作《猎人笔记》。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,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理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,将其拘捕、放逐。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《木木》。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,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:《罗亭》(1856)、《贵族之家》(1859)、《前夜》(1860)、《父与子》(1862)、《烟》(1867)、《处女地》(1859)。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,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,结交了许多著名作家、艺术家,如左拉、莫泊桑、都德、龚古尔等,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“国际文学大会”,被选为副主席(主席为维克多·雨果)。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。

在屠格涅夫的全部文学作品中,长篇小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,而《贵族之家》就是其中不朽的一部。屠格涅夫本人曾说:“《贵族之家》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。”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,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。

《贵族之家》塑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位碌碌无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,他同时也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“热情”的贵族的最后代表。这位主人公是一位出身于俄罗斯古老贵族世家的青年——拉夫列茨基,年轻时他爱上了退伍将军之女——精明美丽的瓦尔瓦拉小姐,并与其结合。婚后侨居巴黎,因妻子对他不忠,他对爱情深感绝望,愤然回国打算干一番事业。之后他又爱上了纯真善良的远方外甥女丽莎,同时也看到了报纸上妻子的死讯。获得自由的愉快以及和丽莎

相处的喜悦，扫除了他胸中多年的积郁。正当爱情重新点燃他对生活的希望时，他的妻子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于是一切成了泡影；笃信宗教，看重道义上的责任的丽莎遁入修道院，妻子再次离去，他也在孤寂中默默地了却残生。

《贵族之家》结构非常严谨，情节十分紧凑，故事迅速展开，简练凝缩；对人物都有简明的交待，中间几处插叙主人公的往事，都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所必需的。作为俄罗斯语言巨匠的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，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。他的词汇丰富多彩、形象生动，栩栩如生的比喻比比皆是，而且善于巧妙地运用隐喻。他的句子通常都简短精悍，结构清晰，节奏和谐。不得不说，《贵族之家》的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，阅读这样一部作品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

现在就请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，和我们一同走进“贵族之家”，走进屠格涅夫为我们缔造的精彩文学世界，领略语言文字的魅力带给我们的美好享受吧。

编者

一个明媚的春日，向晚时分，几抹粉红的云彩高悬在清澈的天空，似乎无意驰掠，而是向深邃的苍穹隐去。

省会O城城厢的一条街上(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)，一幢漂亮房屋敞开的窗前，坐着两位妇人：一位五十岁左右，另一位已有七十岁。

她们中的前一位叫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·卡利京娜。她的丈夫做过省检察官，是位以精通诉讼而显赫一时的人物，办事机敏而果断，但性情火爆，脾气执拗，约莫十年前已经过世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上过大学，但家世贫寒，很早就懂得了飞黄腾达和捞取钱财的要领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他是恋爱结婚的；他一表人才，聪明伶俐，而且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他也十分可爱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(出嫁前姓别斯托娃<sup>①</sup>)还是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，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念了几年书以后，就从那里回到了距O城五十俄里<sup>②</sup>的家乡——波克罗夫斯科耶村，跟姑姑和哥哥生活在一起。不久，哥哥调往彼得堡赴任，还未能荣升高就就猝然亡故。他对待妹妹和姑姑都很不好，让她们吃了不少苦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的产业，但在那里没住多久。就在她跟卡利京(他在几天之内就使她神魂颠倒)结婚后的第二年，波克罗夫斯科耶被换成了另一处田庄，收益高得多，但风景不美，也没有宅旁花园；而与此同时，卡利京在O城购置了一幢房屋，这里就成了他跟妻子的安居之所。这幢房屋有一个大花园，花园的一面直冲着城郊的田野。“这么一来，”卡利京非常讨厌村居生活的寂寥，做出了决定，“就不必常常到乡下去了。”在内心里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地惋惜风光如画的波克罗夫斯科耶，那里有欢悦的小溪，宽阔的牧场，葱绿的小树林；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，并且崇拜他深谙世道的聪明才智。结婚十五年后，他死了，留给她一男二女。到了这时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已习惯了这幢房屋和城市生活，就连她本人也不想

---

① 俄国习俗：出嫁前随娘家姓，出嫁后随夫家姓。

② 1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

从O城搬走了。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年轻时享有金发美女的美誉；到了半百之年，她的模样儿还不失当年的妩媚，尽管她已有点儿发福，线条也不那么清丽了。她的性情与其说是善良，不如说是多愁善感。长大成人之后，她仍然保持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作派，她娇纵自己，稍不顺心就发脾气，甚至哭天抹泪；不过，在她的一切愿望得到满足，谁也不拂违她时，她也显得非常和蔼可亲。她的宅院是城里最令人神往的场所。她的财产相当可观，这主要不是她从娘家继承得来的，而是她丈夫亲手挣来的。两个女儿跟她住在一起，儿子在彼得堡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里上学。

跟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在窗前的老太婆是她父亲的妹妹，这位姑姑曾在波克罗夫斯科耶陪她度过了好几年孤寂的岁月。她名叫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·别斯托娃，有个“怪婆子”的绰号，性格独立不羁，对一切人都照直实话实说，别看她钱财少得可怜，却摆出一副腰缠万贯的架势。她不能容忍死去的卡利京，她的侄女嫁给卡利京后不久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小村庄，在一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有点儿怕她。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矮小的身材，尖尖的鼻子，虽说已在耄耋之年，却依然是满头黑发，一对溜溜转的眼睛，行动敏捷，坐不弯腰，说话又利落又清楚，尖细的嗓门儿脆亮。她总是戴一顶白包发帽，穿一件白上衣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她突然问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“叹哪门子气呀，我的少奶奶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低声说，“那几抹云彩多好看啊！”

“这么着你是惋惜它们啦，是吗？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。

“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没来？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一边麻利地穿动着编针（她正在用毛线编织一条大围巾），一边说，“他跟你在一起要么就会唉声叹气，要么就会瞎说八道。”

“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总是那么苛刻！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<sup>①</sup>是个值得敬重的人。”

“值得敬重！”老太婆重复着，语气里含着责备的意味。

“而且他对我过世的丈夫是多么忠心！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说，“直到现在，他想起我丈夫来心里还怪难过的呢。”

“可不是！是人家拎住耳朵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嘛。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嘟囔着，手里的编针穿动得更快了。

“看起来是那么恭顺老实，”老太婆又开始说，“满头白发，可嘴巴一张，不是瞎话连篇，就是胡说八道。亏他还是个五等文官呢！咳，可也是，牧师的儿子嘛！”

“谁能没过错啊，姑姑？这种毛病他当然有。是啊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没受过教育，不会说法语；但是他，随您怎么说，倒是挺讨人喜欢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他总是讨取你的欢心。不会说法语—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！我自己对法国‘洋腔’也差劲儿，不过，他最好哪国话也不会说，免得一开口就撒谎。瞧，还凑巧真不经提，说着他他就来了。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往街上瞅了一眼，补充说，“这不，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走过来了。这么细长的个子，活像一只鸛鸟！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了整自己的鬈发。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冷笑着瞧了瞧她。

“你头上怎么好像有一根白头发，我的少奶奶？你该把帕拉什卡<sup>②</sup>痛骂一顿才是。她怎么没看出来？”

“您呀，姑姑，总是这样……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恼火地嘟囔着，用手指敲打着安乐椅的扶手。

“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·格杰奥诺夫斯基到！”一个脸蛋儿红喷喷的侍童从门外闪进来，尖声尖气地通报着。

---

① 格杰奥诺夫斯基(姓)的名和父名。

② 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侍女。



## 二

来人高高的个子，穿一件整洁的常礼服和一条显得有点儿短的裤子，戴一双灰鹿皮手套，打着双层领结——黑色的在上，白色的在下。从文雅端庄的面容和梳得溜光的鬓发到着地无声的平底皮靴，浑身都散发出得体 and 彬彬有礼的风韵。他首先向一家之尊的女主人鞠了一躬，然后又向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行了礼，这才慢条斯理地脱下手套，走向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伸出来的纤纤玉手，毕恭毕敬地将它一连亲吻了两次，然后不慌不忙地坐进了安乐椅，搓着手指尖儿，微笑着说：

“叶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好吗？”

“好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说，“她在花园里。”

“叶连娜·米哈伊洛夫娜呢？”

“列诺奇卡<sup>①</sup>也在花园里。有什么新闻没有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您哪，怎么没有，您哪，”客人慢慢地眨巴着眼睛，噙着嘴说，“喏……眼前就有一件新闻，而且是十分惊人的新闻：费奥多尔·伊万内奇<sup>②</sup>·拉夫列茨基回来了。”

“费佳<sup>③</sup>回来了！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激动得喊了起来，“得啦，你可不是胡说八道吧，我的爷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，您哪，我都亲眼看见他了。”

“哼，就凭你一说也算证明？”

“他结实多啦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接着说，对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的挖苦装出一副听而不闻的样子，“肩膀更宽了，满脸红喷喷的。”

“结实多啦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字一板地说，“您以为出了这种事他还能身宽体胖？”

“可不是，您哪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说，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，都

---

① 叶连娜的小名。

② 伊万内奇是伊万诺维奇的快读音。

③ 费奥多尔的小名。

不好意思露面啦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干吗要胡说八道？一个人既然回到了故乡——你们还能叫他往哪儿躲？倒好像是他的过错！”

“我斗胆告诉您，老太太，当妻子行为不端时，丈夫总是有过错的。”

“我的爷，你这么说是因为您没有结过婚。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勉为其难地微微一笑。

“请允许我好奇地打听一下，”在短短的沉默之后，他问道，“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？”

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迅疾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，”她回答说，“这个人从来也不造谣生事，不要滑头，不撒谎，我就给他织。我很了解费佳，他错就错在对妻子太娇宠。哼，还是恋爱结婚的呢，可这种恋爱的婚姻从来也闹不出什么好结果。”老太婆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斜了一眼，站起身来，“而你，我的爷，现在可以随便拿什么磨牙了，拿我磨牙也行；我走了，不打搅了。”说罢，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扬长而去。

“瞧，她一向这样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目送着自己的姑姑说，“一向这样！”

“她老人家这么把子年纪，有什么法子呢，您哪！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说，“就由她老人家说谁不要滑头吧。可现如今谁不要滑头呢？世道如此嘛。我告诉您，我的一位官爵不小的最可尊敬的朋友说：‘现在啊，’他说，‘连老母鸡觅食都要滑头——一心要吃那粒米，可仿佛只有从旁边绕过去才是高招。’太太，照我看，您的性格真像一位天使；请把您嫩白的小手儿递给我。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莞尔一笑，接着抬起她那小拇指翘翘着的胖乎乎的手，向格杰奥诺夫斯基伸了过去。他亲吻着它，而女主人也就势将自己的安乐椅向客人那边挪了挪，微微弯下身去，低声问：

“这么说您见着他了？他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——又健康，又愉快？”

“愉快着呢，您哪，一丁点事儿也没有，您哪。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耳

语着。

“您没听说，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不久前在巴黎，您哪，现在听说到意大利去了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费佳的处境真可怕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忍受。当然，不幸的事人人都会碰上，可要知道，他的事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上了报纸啦！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叹息了一声。

“是啊，您哪，是啊，您哪。据说这女人交往的既有男演员，也有男钢琴家，还有照当地称呼的什么雄狮和野兽<sup>①</sup>。把羞耻心都丢尽啦……”

“真是不幸，太不幸啦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说，“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您知道，论起亲戚关系来，他还是我的远房表弟呢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您哪，那还用说，您哪。对您的家世，我怎能不一清二楚？这哪能啊，您哪。”

“他会到我家里来吗，您怎么想？”

“想必会来的，您哪；不过，我听说他打算到自己的农庄去。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举目望着天空。

“唉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我在想，我们做女人的，一举一动该多么小心谨慎啊！”

“女人跟女人不同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。不幸的是有这样一种女人——水性杨花……嗯，年龄也有关系，还有，打小就失去了方寸，没有了规矩。（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方格蓝手帕，开始把它展开。）当然，这种女人是常有的。（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依次拭擦着双眼。）但一般而言，如果要评断是非，也就是说……城里的尘土真大。”他结束说。

“Maman, maman<sup>②</sup>，”一个模样儿长得很不错的小姑娘，约莫十一岁，跑进屋来欢叫着，“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<sup>③</sup>骑着马往咱们这儿来啦！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站了起来；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也站

---

① 泛指社交界的风流人物。

② 法语：妈咪，妈咪。

③ “尼古拉伊奇”是“尼古拉耶维奇”的快读音。

了起来，并且鞠了一躬。“向叶连娜·米哈伊洛夫娜<sup>①</sup>致以深深的敬意。”他说罢，彬彬有礼地退向一角，开始捂住他那端正的长鼻子擤鼻涕。

“他的马多漂亮啊！”小姑娘继续说，“他刚才到了边门，告诉我和丽莎<sup>②</sup>，他就要到前门来。”

外面传来了马蹄的笃笃声，一位英俊的骑士骑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，出现在街上，走到敞开的窗前停了下来。

### 三

“您好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！”骑士的嗓音嘹亮而悦耳，“您喜欢我新买的马吗？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凑近窗口。

“您好啊，Woldemar<sup>③</sup>！嗨，多好的马呀！您向谁买来的？”

“向军马采购员买来的……这强盗，要价高着啦。”

“这马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叫奥尔兰德……不过这名儿太俗气，我想改一下……Eh hien, eh bien, mon gargon……怎么这样不老实！”

马打着响鼻，踏着蹄子，摇着脑袋，嘴里吐着白沫。

“列诺奇卡，摸摸它，别害怕……”

小姑娘从窗里探过手去，但奥尔兰德突然竖起前蹄，闪向一旁。骑士没有慌神，而是用小腿把马一夹，挥起马鞭往马脖子上一抽；别看这马还在反抗，到底还是乖乖地重新立定在窗前。

“Prenez garde, prenez garde<sup>④</sup>。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重复着。

“列诺奇卡，跟它亲热亲热，”骑士说，“我不会让它再胡闹了。”

列诺奇卡又探过手去，怯生生地碰了碰奥尔兰德扇动着的大鼻

---

① 即跑进屋来的小姑娘。

② 叶丽莎维塔的小名。

③ 弗拉基米尔的法语读音，音译为沃尔德马尔。

④ 法语：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。

子。这马不住地颤抖着，一个劲儿地咬着嚼子。

“真棒！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欢呼着，“好啦，现在请下马进来吧。”

骑士飒爽地拨转马头，用马刺刺了刺马肋，让它沿街小步跑了起来，径直驰进了庭院。不一会儿，这骑士摇着马鞭，从前厅跑入了客厅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扇门的门槛上，出现了一位身段苗条、满头乌发的高个子少女，年龄约莫十九岁，她就是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大女儿——丽莎。

## 四

我们刚刚介绍给读者认识的这位年轻人，名叫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·潘申。他在彼得堡内务部供职，是承办特殊使命的官员。他到O城来，是受他远房亲戚、省督佐涅贝格将军的调遣，执行官方委派的临时任务。潘申的父亲是位退位骑兵上尉，著名的赌徒。此人长一对甜蜜蜜的眼睛，面容无精打采，嘴唇神经质地不住抽搐，整整一辈子都泡在显贵之中，经常出入两个首都<sup>①</sup>的英国俱乐部<sup>②</sup>，以精明机智著称一时；虽说不十分可靠，却是个可亲可爱的男子。别看他精明机智得出奇，却几乎经常处在贫困的边缘，留给自己独生子的只是一笔数目不大且败落不整的家业。然而，他却照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儿子的教育：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法语说得很漂亮，英语也说得挺不错，只有德语一塌糊涂。这也是理所当然：上流社会的人德语说得呱呱叫，反倒觉得是一种羞耻；只是在某种场合，大多是在插科打诨的场合，人们才可以偶尔冒出那么几个德语词儿，因为诚如彼得堡的巴黎人常说的那样：C'est même très chic<sup>③</sup>。从十五岁起，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就能满不在乎地进入任何客厅，在那里自得其乐地转悠一阵子，又就势飘然而去。潘申的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拉上了许多关系。在两局桥牌之间的洗牌时刻，或是在一次成功的“大满

---

①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。

②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俱乐部。

③ 法语：这倒是一种雅趣。

贯”之后，他从不放过机会，向迷于此道的某某要人提一提自己的“沃洛季卡<sup>①</sup>”。从自己这方面说，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在上大学那会儿（他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），就结识了一些名门望族的公子哥儿，开始出入高贵显赫的家庭。到处都乐于接待他。他仪表堂堂、风流倜傥、言谈风趣，而且一向朝气蓬勃，一切都跃跃欲试，需要谦恭时他毕恭毕敬，需要果断时他敢作敢为；是一位出色的伙伴，*uncharmant garcon*<sup>②</sup>。在他面前，展现出一个人令人仰慕的前程。潘申很快就懂得了上流社会为人处世的个中奥秘：他既善于满怀真正的崇敬之情对待它的行为规范，也善于以半带嘲弄的正经做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而对一切紧要的事情却又装出视同儿戏的样子；他一身的英国式打扮，舞也跳得极好。在短短的时间里，他就在彼得堡名闻遐迩，成了最可爱和最机灵的年轻人中的一个。潘申的确非常精明机智——比起他老子来一点也不差，不过他还十分有才干。他一切都得心应手：唱歌唱得婉转好听，绘画绘得洒脱自如，还会写诗，登台演戏也相当不错。刚满二十八岁，可他已是宫廷侍从，还有个非常好的官职。潘申坚信自己，坚信自己的智慧，坚信自己的洞察力。他走起路来勇往直前，欢快轻盈，劲头十足；他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。他已习惯于一切人无分老幼地喜欢他，而且自以为深谙世人，尤其是妇女；对她们的一般弱点了如指掌。他是个颇有艺术气质的人。他感觉得到自己既有激情，也有某种瘾头和骚动，因此也容许自己有诸多有失风范的毛病：他纵酒作乐，跟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。总的说来，他表现得无拘无束，城府不深，然而在内心的深处，他却冷酷而狡猾，即便在狂饮之时，他那双机灵的褐色眼睛也总是警戒着、观察着。这个大胆而放纵的年轻人，任何时候也不曾完全沉湎于酒色，忘情于享乐。但是，凭良心说，他从来不吹嘘自己的胜利。他刚到O城就来到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府上，而且很快就跟她们亲如一家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十分宠爱。

潘申向房间里的人亲切地一一点头致意，接着跟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<sup>③</sup>握了握手，又轻轻地拍了拍

---

① 弗拉基米尔的昵称。

② 法语：一位令人神往的哥儿们。

③ 叶丽莎维塔的别称。

格杰奥诺夫斯基的肩膀，然后用脚后跟转过身去，逮住了列诺奇卡的头，吻了吻她的前额。

“骑这么一匹劣性子马，您就不害怕？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问他。

“得了吧，它老实极啦。我这就告诉您，我害怕什么：我害怕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玩朴烈弗兰斯<sup>①</sup>。昨天在别列尼齐娜家里，他把我赢得分文不剩。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尖声尖气地谄笑起来：他一心想巴结这位来自彼得堡的、前程辉煌的年轻官员和省督的红人。在跟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交谈时，他常常提到潘申的杰出才能。要知道，这是他考虑再三得出的结论：怎么能不称颂呢？这年轻人左右逢源地生活在最高一层的人物中，在公务上堪称典范，而且没有丝毫傲气。其实，就是在彼得堡，潘申也被公认是一位干练的官员；他干起工作来热火朝天，可谈起工作来却说说笑笑，就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理应如此的那样；他对自己的辛劳并不特别在意，而且自认只是个“执行者”。上司们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下属。潘申本人确信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可以当上大臣。

“您说我赢了您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低声说，“可上星期是谁赢了我十二个卢布？而且还……”

“恶棍，恶棍。”潘申语气亲昵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但也漫不经心地微微透出几分轻蔑。接着，他不再理会他，走到了丽莎跟前。

“我在这里找不到《奥伯龙》<sup>②</sup>的序曲，”他开始说，“别列尼齐娜一个劲地夸耀说，她有全部的古典音乐，可事实上除了波尔卡和华尔兹舞曲之外，她什么也没有。不过我已往莫斯科去了信，过一个星期，您就会有这个序曲了。顺便说说，”他继续着，“我昨天谱写了一首新的浪漫曲，歌词也是我作的。想不想我给您唱一唱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成个东西。别列尼齐娜认为它十分讨人喜欢，但她的话毫无意义，我想知道您的看法。不过，我以为，最好还是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为什么要以后呢？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插话说，“干吗不就在现在？”

---

① 一种牌戏。

② 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奠基人卡尔·马林·韦伯(1786—1826)的歌剧，作于1826年。

“遵命，您哪。”潘申带着一种来得容易去得快的明朗和甜蜜的微笑，回答说。接着，他用一只膝盖把椅子拱到钢琴前，坐下；在弹出几组 and弦后，咬字清晰地唱起了下面这首浪漫曲：

在大地之上高悬着一轮明月，  
漂浮在雪白云絮之间；  
神奇的月辉有如海浪在涌动，  
从高高苍穹向下流泻。

我的心海凭借着自己的月光，  
辨出了你倩影的流芳；  
无论在欢乐还是在痛苦之中，  
它只因你一个人激荡。

无言的渴望啊和深沉的思恋，  
用苦涩注满我的心田；  
我痛不欲生而你却无动于衷，  
宛若那轮幽幽的明月。<sup>①</sup>

第二段歌词潘申唱得特别动情，特别有力；在激荡不安的伴奏声中，听得到海浪的起伏。唱罢“我痛不欲生……”这句歌词后，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垂下了双眼，压低了声音——*morendo*<sup>②</sup>。当他唱完时，丽莎对曲调赞不绝口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也说“妙极了”，而格杰奥诺夫斯基甚至叫了起来：“妙极了！无论是歌词，无论是旋律，全都妙不可言……”列诺奇卡也怀着童稚的崇拜之情瞧了瞧歌手。一句话，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业余爱好者的佳作。但在客厅门外的前厅里，却站着一位刚到的老人，从他那呆板的面部表情和肩膀的动作看来，潘申的浪漫曲尽管十分可爱，却未能使他满意。老人等了一会儿，用粗布手帕掸去了皮鞋上的尘土，突然眯起眼睛，阴郁地抿紧嘴唇，弯下了本来就有点儿驼的脊背，慢慢地走

① 这是屠格涅夫本人的诗作，写于1840年，题献给A·霍夫林娜。

② 意大利语：缓缓屏住了气息。



进了客厅。

“啊！赫里斯托福尔·费奥多雷奇<sup>①</sup>，”潘申首先欢叫了一声，急忙从椅子上跃起身来，“没想到您也在这里，要知道有您在场，我是怎么也不敢唱这首浪漫曲的。我知道您不喜欢轻松音乐。”

“我没有听见。”来人用蹩脚的俄语答毕，向所有的人打罢招呼，尴尬地站在房间当中。

“莱姆先生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说，“您是来给丽莎上音乐课的吧？”

“不，不是给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上课，是给叶莲娜·米哈伊洛夫娜上课。”

“啊！那也好——好极了。列诺奇卡，跟莱姆先生到楼上去。”

老人随着小姑娘走去，但潘申叫住了他。

“上完课请别走，赫里斯托福尔·费奥多雷奇，”他说，“我要跟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四手联弹贝多芬的奏鸣曲。”

老人小声地暗自嘟囔着什么，而潘申用说得很糟的德语继续着：

“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给我看了您献给她的宗教颂歌——一件绝妙的作品！您瞧，您别以为我不会评价严肃音乐，相反，虽说它有时有点儿枯燥，但却有益健康。”

老人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，他斜着眼瞧了瞧丽莎，匆匆地走出了房间。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要求潘申重新演唱浪漫曲，但后者声明说，他不想玷污那位德国学究的耳朵，并建议丽莎弹奏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反而建议格杰奥诺夫斯基跟她一起去逍遥花园。“关于我那位可怜的费佳，”她说，“我还真想再跟您聊聊，一块儿商量商量呢。”格杰奥诺夫斯基咧着嘴笑着，他鞠了一躬，用两个手指夹起自己的礼帽和整齐叠放在帽檐一侧的手套，跟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肩并肩离去了。留在房间里的只有潘申和丽莎，丽莎拿出奏鸣曲的乐谱，摊放开来，两人默默地坐在钢琴前。从楼上，传来了列诺奇卡用稚嫩指法弹奏练习曲的微弱琴声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他的全称是赫里斯托福尔·捷奥多尔·戈特利布·莱姆，这里用的是德俄结合的称呼，其中费奥多雷奇为费奥多罗维奇的快读音。